

上海滩的新围城故事

曾有一次失败婚史的男主人公艾珉留学归来后，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情感、婚姻和事业的可怕漩涡；由家庭财产纠纷导

致的亲情旁落，四个女性的爱恨包围，婚姻中的琐碎难堪，妹妹艾琪感情上的荒唐自绝，后母步步为营的阴险棋局……这诸多难以承受的情感负累使得艾珉堕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围城”中的浪子。整部小说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书语言华美，色调浓艳，它们和一些不乏刺激性的场面结合在一起，酿成了“巴洛克”式的文风：富丽，奇崛。透过这不安而紧张的叙述，我们感悟到了埋藏在城市纤巧表层下的悲怆与沸腾的激流……曾有一次失败婚史的男主人公艾珉留学归来后，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情感、婚姻和事业的可怕漩涡；由家庭财产纠纷导致的亲情旁落，四个女性的爱恨包围，婚姻中的琐碎难堪，妹妹艾琪感情上的荒唐自绝，后母步步为营的阴险棋局……这诸多难以承受的情感负累使得艾珉堕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围城”中的浪子。整部小说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书语言华美，色调浓艳，它们

和一些不乏刺激性的场面结合在一起，酿成了“巴洛克”式的文风：富丽，奇崛。透过这不安而紧张的叙述，我们感悟到了埋藏在城市纤巧表层下的悲怆与沸腾的激流……曾有一次失败婚史的男主人公艾珉留学归来后，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情感、婚姻和事业的可怕漩涡；由家庭财产纠纷导致的亲情旁落，四个女性的婚姻中的琐碎难堪，荒唐自绝后

王宏图 / 著

Streetheart, 谁敲错了门?



中国出版集团 / 东方出版中心



Sweetheart, 谁敲错了门?

王宏图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Sweetheart, 谁敲错了门?/王宏图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1

ISBN 7 - 80186 - 401 - 8

I. S...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4709 号

Sweetheart, 谁敲错了门?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0 插页 2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401 - 8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在你的心弦上流浪

——题记

目 录

第一部 梦游之旅	1
第二部 面面相觑	105
第三部 白茫茫一片	195
暗夜里的狂想(代后记)	301



第一部 梦游之旅

就在那个瞬间，在那光滑柔腻的钢琴声的撩拨下，掩埋在尘埃深处的亡灵又一次被唤醒，它们巡行在河岸边，两侧茂盛的花丛如璀璨的花斑蛇那样蜿蜒着，一阵阵风花香熏得它们陶然欲醉，亡灵们索性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咏唱着曾经有过的灿烂无比的幸福时光。

早已不是第一回了：从旧金山经东京中转到上海，再从上海原路折回旧金山——银鹰不间断地攀升、滑行、下沉，在浩森的太平洋面上犁出了一道道深幽的弧线，霎时间光焰四射，随即又隐没在无边的黝黑之中。

疏密不均的人流在这座高智能化的航站楼里漫溢着，艾珉感到自己活脱成了一条浮游在晶莹透亮的鱼缸中的热带鱼，在嶙峋的礁石密匝的珊瑚间穿梭行进。到了，快到了，快到家了。还有半天，最多半天就能到家了。这次是真正要回家了。肩上的挎包轻轻垂晃着，近十个小时的飞行已让他疲惫不堪，此刻真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又能见到儿子龙龙了，他舌面上啧啧有声，真想好好亲上几口。

尽管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体内，艾珉还是嗅到了春天的气息，懒洋洋的，有点沉滞。既然到了东京，不妨改签一下机票，去上野公园看上半年樱花。对，樱花，SAKURA，花团锦簇的樱花，没几天就凋谢了，一树绚丽华美饱满的花枝。他怔了怔，过了，时间过了，已四月中旬了，现在最多能看到几株晚樱。

一阵伤感突如其来地攫住了艾珉。他好像又一次站到了落英遍地的草地上，贪婪地吮吸着那转瞬即逝的芬芳；好像目睹着粉红色的花瓣跌落在地，在风中雨中抽搐、翻滚、呻吟、碎裂，化为细小的粉屑，随风轻扬。艾珉放慢了脚步，好像是不忍心踩踏这些花娇嫩的残骸。

拐过转角，人顿时稀少了下来。艾珉坐在长凳上，透过硕大的落地窗，凝望着横亘在前的蜘蛛网般纵横交叠的高架桥。永远是密密匝匝奔驰不息的车流，从地平线尽头的青绿的旷野中涌出，机械水泥钢筋轮胎及林林总总的人工合成物在仲春时节太阳的拂照下交相辉映，一齐沉浸在由动感热力光亮合成的五色缤纷的嘉年华盛宴中；这是一股狂欢节的漩流，一波三折，一泻千里，最后隐没在大地丰饶的母腹中。他凝视着，体味着这跌宕起伏的旋律，它犹如猫狗朝着苍天尽情

谁离谁近



地撒野叫春,人也一点点变得轻飘起来,高高地浮漾在这奢靡喧嚣的尘世之上。

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血腥和震颤,但现在一切都很宁静,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浓重的睡意袭来,艾珉轻轻阖上了眼帘,身子摇晃着,如风中的枯枝败叶。是啊,一切都很好,只是他觉得自己老了,已经不年轻了,皮肤一天天粗糙,老人斑悄然露头,皱纹在额头越积越厚,都过了三十五了,青春的黄金岁月已被毫不顾惜地挥霍消耗殆尽。至今又是孑然一身,孤零零地从东飘到西,从北飘到南。

艾珉大概真是个不合适结婚成家的人。往日婚姻生活的碎片在他脑海中渐渐聚拢,拼缀成一幅合家欢的图景,那么鲜亮剔透,富于立体感,即便到现在他还能依稀感触到它四周萦回的余温,丝丝缕缕,顽强地抗拒着时光的侵蚀,缓缓渗入他的心窝:那是毓琳青春亮丽的脸庞,灿烂的笑容从印染着血红色花团的丝绸头巾的边角口喷薄而出。早春时节,他俩一同牵着龙龙到植物园踏青游玩,儿子瞪大双眼,好奇地左蹦右跳,挥动着贪婪的小手,直想将桃红柳绿的美景一齐揽在怀里。

但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更准确地说他是被抛弃了。此时艾珉又一次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仿佛肢体被狠狠地截去了一段,伤口暴露在狂恣无情的风沙中。早在去美国留学前他们的关系已悄然罩上了一层轻柔的阴影。在他们以前多少人就这样分道扬镳。不会的,她会爱我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艾珉不时给自己打气,他坚信这一点,就像身强力壮的人无法想像自己的死亡。然而重复了千百次的命运又一次应验,到美国后没多久他们还是分开了,虽然艾珉曾经如此钟爱她。龙龙寄养在外公外婆家,他听说毓琳经常回上海看望儿子。

艾珉紧咬着下唇,不时地绞弄着手指,无奈之中心情陡然沉重了起来。是要回家了,但家里又会有什么在等他呢?一片触目的情感废墟,黑糊糊的焦烟味直冲鼻翼。还有,还有就是父亲苛责无比的目光,后妈满是毒汁的笑脸……他真有点受不了,还是不回去的好。以前你得不到的,将来也同样无法得到。

父亲威严的声音又一次在脑海中回响:再这样下去,你将一事无成!!!艾珉打了个寒战,睡意顿消,喉咙里痒痒的。如同时涨时落的潮汐,周围的人流一下又密集了起来,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叩击着他的耳膜,音强逐渐增大,活像一队队开赴前线的士兵。确实,一路上艾珉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正朝着一个开阔的下坡面滑落下去,金黄橙色紫色火红等各式乔木灌木扑面而来,但他明白这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假





面舞会，一张张绚丽多姿的面具，背后则是无底的空虚，沉甸甸的，像墓园中永恒的安谧。去美国留学一度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最后咬到嘴里的却是酸涩的苹果泥。不过，他也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目标消失了，眼前是一片小径交叉的林地。他这会儿只知道自己生命中最甘甜的蜜汁已汨汨流失。

艾珉抓挠着后脑勺，啪啪啪掴打了几下。他也真是个不肖的种。到美国后先是一头扎进英语书中，这是他大学里的老本行，他又酷爱英美文学；不久他明白不管怎么使劲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纯白种的美国人。沮丧之下他便遵从了父命，就学学 MBA 吧，那时父亲还指望着他以后能把公司接手下来。但没到一学期，他就直吵嚷着要退学，他厌烦透了。让父亲失望之余又添几分肝火的是他竟要改学艺术史。他幼年起深藏在心头的梦想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做一名画家：虽然当不成画家，退而求其次就想成天和画打交道。狗屁的艺术史！电话筒里父亲的嗓音都变了，他先是以断绝财源相威胁，后勉强同意他改修传媒研究。这样的儿子，呸！艾珉重重地垂下头，直想再抽自己几下耳光，似乎只有这样才过瘾，才能减轻心中沉重的负罪感。

小心！内疚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别陷进去。

但艾珉还是感到胸口一阵阵闷胀，整个人被抽空了，一团稀泥似地塌下来，仿佛一下子便跌落到了弥留之际。

“哎——”有人在他肩膀上亲昵地拍了拍，艾珉转过身，一个西装革履，系着海蓝底色红色白碎花领带的中年男人正笑咪咪着瞧着他。“你是——”

“老兄，你也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也不认识了？！”

艾珉苍白的脸顿时绽出了笑容，“是你啊，耀森”，但它飞快地冻结在他微微瘪缩的下巴上，他侧转头，“你怎么在这里？”

耀森两手一摊，“我倒要问你呢！”他上身摇晃着，目光飞快地扫视着前方变幻跳荡不停的电子公告牌，“跟一个团去美国考察，现在是人人平等，不见得只准你去我们都不能去吧！”他狡黠地眨了眨眼。不知为什么，从认识那天起，艾珉就讨厌他眨眼时的那副表情：一只蛰伏在暗角里打洞的老鼠。“你呢？”

“回上海家里去。”

“探亲吧？”

艾珉摇摇头，“这次是一回到底了。”

“你不再去美国了？喔，我们这是一来一往，正好在日本交叉，有缘分哪！——来，反正登机时间还早，我们去酒吧里坐一会儿吧，好久

没聚了”。他把艾珉从长凳上一下拽了起来，饱满的丝绸领结在他额头上—掠而过，“今天我买单。”

二

变了，一切又都没变。两人在开放式的咖啡屋里入座，各自点了咖啡和红酒。优雅的古典音乐回荡着，尽管在不间断的改编包装中已褪去了底色，添上了媚俗的色调，但它依旧悠扬地徜徉着，踟蹰着，低徊的旋律线一点点渗入你的心扉，撩拨着那一根根隐秘的神经纤维。往日耀森的形象又一次在艾珉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先是浸渍在浓密的雾气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最后与正对面的那张脸成功地叠合成一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它早在母胎中已发育成形。艾珉只记得前几年他和妹妹艾琪分了手，她曾痛哭流涕，绵长的哽咽里饱含着无穷无尽的诅咒，这个混蛋，她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将他切成肉丸子煮了痛痛快快地吃。

艾珉下意识地搓着手：“你现在忙什么呢？”

“办公司啊！”耀森又调皮地眨了一下眼，仔细地瞅了瞅不时显出呆滞相的艾珉，“这年头有点本事谁不下海试试，摸着石头过河，自己到底是骡子还是马都要牵出来遛遛才知道嘛！”

“做什么生意呢？”艾珉打着哈欠，头懒懒地歪靠在洋红色的沙发皮面上。

“什么都做！”他不无惊诧地盯了艾珉一眼，大腿不住抖晃着，“这年头谁还捆住自己的手脚，只能做这不能做那？我们是经贸公司，有出口权。虽然名义上是国有的，但一切都由我做主。如果你要，我人口都卖。相信不？”

耀森举起晶亮的高脚酒杯，抿了一口红葡萄酒，“来，幸会，干上一杯——你过得怎么样？”

“也没怎么样，只是不想再在美国呆了。”艾珉白嫩的手指习惯性弯成弓形，叩击着膝盖，而左前方吧台尖耸的酒瓶上，一片黄灿灿的



六

光焰袅袅升起,扑闪到他眼帘上。

耀森一拍脑袋,“看,我倒忘了。你爸的公司等着你去接班。我弄糊涂了。抱歉抱歉,祝你发达!”他喘了口气,“好好干!现在正是捞钱的好时候!钱有得赚,事有得做,房有得买,车有得开。以后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你看,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狠狠赚几年,争取40岁时到瑞士买幢别墅养老去。你信不?”

咖啡的馨香在舌苔上由淡转浓,在口腔里弥漫开来。霎时间艾珉精神为之一振,“干,为我们的合作!”

耀森上半身陡然前倾,酒气四溢,“我这次是去美国洽谈几个项目,我们想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现在是投资房地产的最佳时机,千载难逢哪!别看现在楼价一落千丈,我敢打赌过几年一定会有井喷的行情。”他压低了声音,“听我的话,现在买上几套,保你到时候赚花了眼。你信不?”

艾珉含糊地嗯了一声,耀森盯视着他:“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对嘛?——哎,你好几年不回上海了。是该回去看看了!不要说你,就是我一直在那儿,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简直是魔术。对,它比你想像的还要好上一百倍。你真会看花眼的。很多回来的人都说上海比纽约的高楼更多,香港、东京更不在话下了。我们现在要建的是真正世界级的城市。纽约不就是有几幢三四十年代造的大楼吗?我们外滩也有,此外现在我们还有浦东,那从上到下大大小小五个圆球的东方明珠,88层的金茂大厦,想想,要有多气派就多气派。”

他翘起了大拇指,“上海人现在终于翻过身来了。想想80年代的时候,上海有多叫人灰心丧气啊。家家住在鸽子笼里,螺丝壳里做道场,马路那么窄,车那么挤,楼那么破,人家管它叫泥足巨人。多少人觉得没指望了,不是往国外涌就是往南方一带跑。美领馆日领馆澳领馆门口天天人山人海的,整个一难民潮。你从北京或广州回来,走在街上就特别不舒服,说不出的别扭。还有那场你我都逃过的肝炎大爆发,真晦气透了,我还在隔离病房里呆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好了,一切都变过来了,有着你想像不出的好!对了,我记得以前读过巴金的一篇散文,题目嘛,想不起了,算我班门弄斧了,不过有一句话一直印在脑子里,那会他从法国回来,乘船进黄浦江,一时间他激动万分,‘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的确,它是我们的,那些台巴子、港巴子算什么呢?上海繁华的时候它们只有几排低矮的破房子,就是60年代香港也比不过上海。”

艾珉伸了伸懒腰,萦回的乐声一下变得清亮起来,他仿佛置身于

春日的早晨,万物复苏,溪水淙淙,温润着他疲塌的四肢。耀森再次举起了酒杯,“干!你要相信我,和我一起干吧!我们说干就干,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实际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就像足球比赛中一脚射门进球,打它个稀里哗啦,要么就像文学家描写的风花雪月的艳遇,在两人眼神对接的一刹那间放电,顿时接通了。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犹豫不决,一拖就错失良机,什么都砸了。时机便是一切。你回家后先好好歇几天,等我回来了一起好好干。我们轰轰烈烈干它一场,赚它个天翻地覆——又怎么了,不要成天耷拉着脸,高兴一点,振作一点,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事在人为嘛,来,振作起来。”他欠起上身,手掌在艾珉耳畔鼓得掴掴作响。

艾珉捋起袖管,瞅了眼黝黑的表面,耀森说,“再坐会,还早吧,又不缺位子,那么早憋在机舱里干吗?再来杯咖啡吧?”他招了招手,用新式洋泾浜英语对服务小姐说,“some peanut, and a cup of coffee, and a cup of wine.”

“What type of coffee?”

“Royal Coffee, please.”耀森啪地合上棕褐色的饮料单,“咖啡中添点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嘛!哎,这地方不能抽烟,真是鸟蛋!——哎,冒昧问一句,几年不见,你又结婚成家了吧?”

艾珉摇摇头,紧绷的嘴唇抽动了一下。

“又触到你的伤口了,对不起——说到女人,其实哪个男人没有一段心酸事呢?谁让我们是男人呢!那些娘们儿是可恶,憋足了劲折腾我们,但我们也有问题,谁让我们把她们太当回事呢?”他将杯中的酒喝下一半。

“不管你怎么想,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男人所有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女人太当回事,这样你必输无疑,只有你不把她们当回事的时候你才能站稳脚跟,才会赢。这里你再怎么拼也没用,越拼越糟,关键是你手里要握好牌,不要将牌拱手出让给对方。这样你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大腿又是一阵急促的抖动。

“现在早已不是浪漫的年代了,一切要凭实力说话。一个女人,无论她有多出挑,在你一生的岁月中最多只是一座桥。你不能痴心妄想死命绑在桥上不动,也不能将桥扛起来——那不把你压垮?它只是一个过程,你在桥上观赏了风景后,不管它有多好看,应尽快离开,往前赶路,千万要记住这点,你还要赶路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不要犯低级错误!你说对不?”

艾珉懵懂地点点头,耀森嚓嚓搓着青筋毕现的手背,“前不久我





和女朋友分手了,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他翘起中指,“想想看,和女人在一起整整三年,这简直可算是个奇迹了!但最后还是分手了,当初我们相互间说有多喜欢就有多喜欢。这都没用。人再倔,还是躲不过命。老实说,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几年也是激动人心的时光,她引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无法想像,但她也不能就此要求我陪她一辈子啊!这种海誓山盟的话什么爱你一万年我听得老茧都快长出来了。都是屁话,什么一辈子,这不是许诺,这是讹诈,名副其实的讹诈,你懂吗?”他顺势打了个清脆的榧子。

艾珉惊愕地望着耀森,低下头,又扫视着四周,像是在寻找救兵。

“不是我夸张,你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你想两个萍水相逢的人,有缘碰在一起,他们相爱了,但他们身上覆盖着密密的盔甲,时间长了能不生出大大小小的是非吗?况且她又是高干子弟,那副尊贵相就让你受不了,从一开始她的目光里就含有那么种意思,她在恩赐给你什么,最让人受不了就是这点。当然感情热乎时你会把它忘了,忽略了,但人不可能永远热昏头,当你清醒过来时一切都变得不可救药,不可救药!”他双肩耸起,摇晃着,“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别以为我是冷酷无情的人——你这会儿就是这么想的,我能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分手那一天,我一夜没睡着,大半个枕头都湿了,但眼泪流过后一切都变好了,都过去了。对,你是个男人,你得赶路,你不能老赖在这里不动。自然,每个男人都有心碎的时候,但经过这番磨练,你感到自己更成熟了,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我明白了,你就是这么对待艾珉的!”艾珉侧转过脸,一字一板地说道。

“我知道你迟早要说到你妹妹,一见面我就觉出你心里有疙瘩,我敢打赌你也恨我有好几年了吧?这无所谓,我不在乎,不计较这些,这都是人之常情,你如果不记恨我倒是孬种了!哎,事情都摆在那儿,你总有恨我的理由。但先请消消气,不要那样瞅着我,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发誓,我和你一样是个男人,首先是个男人。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坐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男人,都有被女人折磨的共同经历。我们的谈话是男人和男人间的交谈。怎么说呢?”他挠了下头皮,“我并没有伤害你妹妹!”

“亏你说得出!”

“这就是你不懂了!不瞒你说,我能想像得出她会怎么骂我咒我,怎么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这都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要害。你不懂女人。实际上我是成全了她——”

“真说得出口!”

“就是这么回事!你只看到了表面,女人失恋后总要嚎啕大哭上一场。你不要那么轻易被迷惑。这只是一种例行的表演。你不相信?——怎么跟你说呢?”他眨了眨眼,眉尖抖动着,“简单地说是我成全了她。你耐心听我说,你不了解我们之间真实的关系,那种微妙的氛围,实际上天底下也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只能自己去慢慢体味。每对男女都有他们的蜜月,也有他们的低谷。当然很多人将就着,他们没有勇气主动结束这一切。因为他们之间缠得太紧,无论用什么方式了断,总有一方会流点血掉点肉,很多人受不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就苟且着。但我可不是这样,”他昂起了头,“我知道你妹妹已厌倦了我,我们俩的感情已消耗完了。凑合下去当然可以,但首先是我愿意——”

“所以你就甩了她,”艾珉愤愤地说。

耀森轻轻摆摆手,“你别激动!其实她也不情愿。只不过她不肯对自己承认这点罢了。我看得出,只要那时候有另外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旁,她会毫不犹豫地甩了我。而这种情形当时没有发生,碰巧没有男人追她,但我有种预感,迟早会有这一天。”

“你就先下手——”

“不,你误解了。你完全是书呆子的想法。我只不过恰巧遇到了另外一个女人,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个时候我想,与其将来被你妹妹像双臭袜子扔掉,不如知趣地走开。”

“有你这么说话的!”

“你开头觉得我在胡说,但慢慢想想会觉得我有理。既然我总有一天会被蹬掉,为什么我不自救,在合适的时候礼貌地说声 Bye-Bye 呢?我并没有怎么伤害她——”

“但她——”

“哎,这只是一种惯性。我们一起呆了那些年,她总对我有些依恋,开始是不习惯,过后她也许心里会默默地感激我呢!”

“你——你就这么,这么无耻。”

“随你怎么说,我自己是问心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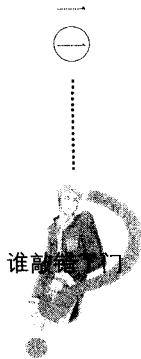
三

起身上厕所,艾珉正好出来遛一圈,透透气。剧烈的困惑、晕眩突如其来地攫住了他,虚脱从脚底心升上来,弥漫到全身。他扶住银灰色的栏杆,落地窗外密集的车道两旁点缀着几片青翠的草坪,在没完没了的喧嚣张扬的潮水中允诺着永恒的春天和甜美的幸福。他心中霎时滋生出冲动,想就此推开窗户,一跃而出,让血肉之躯在空中画出一道飘逸柔美的弧线,投向那绿色的深谷。

要不就这样一了百了。艾珉扭转头,耀森还在那里高傲地昂着头。他方才的那番话使所有的一切都颠倒过来,黑白,上下,左右,一切的一切:一颗远程的精确制导弹头,简直是精神恐怖主义。这混蛋,心情全给他搅了。艾珉倒也不是为艾琪难过——早已过了难过的年龄。他摇摇欲坠的自信心在那一瞬间的震惊后彻底被摧跨了,余下的只是砭人肌骨的自卑,穿透在每个细胞中。坚实的骨骼轰然崩塌,他一阵阵发冷,只觉得自己成了一只不起眼的虫子,千人踩万人踏,只配滚落到发出呛鼻臭味的下水道中,在肥腻黏稠的白色泡沫圈中陀螺般打转。

艾珉额头沁着饱满的汗珠,隐隐地想呕吐——像是有什么不明异物堵在胸口。他浑身打战,看看表,快结束了,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登机了。这辈子算是白活了,都他妈的活在狗身上猪身上了。确实,这倒不全是为妹妹艾琪打抱不平,这简直是对着他的鼻子骂娘。同是一颗被叛变被撕裂的心灵,这将他和妹妹紧紧连在了一起,它是如此强大,比浓于水的血缘上的勾连更强大,更持久。正因为耀森这混蛋的那番话,他们就永远得不到抚慰,情感的尸骸被抛置在荒山野岭中,变成孤魂野鬼,半夜时分在河畔发出惨白的磷火,随着涌动不息的水流默默地倾诉,抽泣,然而却永远得不到回应。

话说回来,厌恶之余,耀森对他却有一种奇特的感召力。艾珉只迷迷糊糊觉得自己站立在丛生的草地上,一尊黑漆漆的武士雕像兀然



谁敢提艾珉

矗立在那儿，他威严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视着成天摸滚打爬的芸芸众生。艾珉心中生出罕有的敬畏之心，仿佛置身于空旷的教堂内，远处幽暗的神龛上发出一阵阵微渺的闪光，此时雕像也呼唤着他，而他自己则被这道强光托举着，飞升起来，融入对方的体内，窃取他凌厉的心魄，直至化为他肌理的一部分。

用英、日两种语言告知航班信息的广播声此起彼伏地在耳畔鼓噪，艾珉绕过大小不一的免税店，一步步踱回咖啡座，一位身着米色西装的胖子坐在耀森身边。见了艾珉，耀森忙不迭地介绍说他是同团出行的伙伴，一个房地产开发集团的副总。那胖子肉团四处开花的上身从深凹下去的沙发面上欠起，伸出面团般圆鼓鼓的手，连声久仰久仰。他笑的时候眼睛几乎眯成了一道缝，而悬在嘴里的笑容也随之瘪缩成了一条线，若有若无。

“我们去美国是走马观花，不像艾公子你在那里是老土地了——艾先生在美国呆了多久了？”

“快五年了。”艾珉自己也暗暗吃惊，五年就这样流过去了。

三人一时间相对无言。胖子转过身，“你们再坐一会，我去前面免税店看看”。

耀森一把揪住他胳膊，“傻逼！日本东西贵得要命，有什么看的！”

“既然出来一趟，顺便就看看嘛！鬼子的价钱贵，不买不就得了，看看还不行吗？——艾公子，失陪了，我先走一步。以后到上海多多联系。”

望着胖子肥硕的背影，艾珉轻声说道：“我也该登机了。”

“再陪我坐会，你急什么。那家伙整个一巴子，出来眼就花了。”他笑了笑，翘起的大腿又一次簌簌抖动起来，“回去向你爸爸、大哥问好！你哥哥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我只听说他和人合伙开了家律师事务所，具体的情况搞不太清楚——喔，前几年他结婚时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后来他有了女儿，我又寄了份贺金去，可直到现在我连小侄女的面一次都没见过——这也不怪他，我一直没回国。不过他连照片都没给我寄来，大概是忙得懒得管这些事。平时我们可以说几乎不通什么音讯。”

耀森的头不知不觉接近了些，“没想到你们兄弟之间是这样！不过，你哥哥的生意可谓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家里也美满，老婆得力能干。不谈了，去年我们打过一回交道，你别以为我请他当律师。我们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发生债务纠纷，他是对方公司的法律顾问。好家

